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六

明 李清 撰

南史七十六

杜慧慶

阮長之 宋書 阮長之 甄法崇 孫彬

即是

傅琰 孫岐 虞愿

王洪軌　李珪之　沈瑀
范述曾　孫謙從子廉
何遠　郭祖深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
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
德齊禮移風易俗靡不由之矣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
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
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己屏欲以

儉御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服六戎薄伐興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自此方内晏安甿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朞為斷雖没世不徙未及曩時而人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户之鄉有市之邑歌謡舞蹈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舉境外捍於是

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深賦厚歛天下騷動自茲迄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江東蕞爾迫隘荐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内房朝晏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搆及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彫欒綺節珠窻網户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人命未快

其心明皇繼祚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流湓民之
官遷變歲屬突不得黙竄未暇爰諸宻之化事未易階
豈徒吏不及古人垂於昔蓋由為上所擾致化莫從齊
高帝承斯奢縱輔立幼主思振民瘼風移百城為政未
朞擢山陰令傅琰為益州刺史乃損華反樸恭已南面
導人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
別置獄丞與建康為比永明維運垂心政術仗威善斷
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為小

滿水旱之災輒加振卹十許年中百姓無犬吠之驚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袪服華粧桃花淥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往非適明帝自在布衣達于吏事及居宸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屬以魏軍入伐壃埸大擾兵車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繼以昏亂政由羣孽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裒刻聚斂侵擾黎甿天下揺動無所措其手足梁武在田知民疾苦及定亂之始仍下

寛書東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内始得息肩
及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瘼卹隱乃命輶軒以
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人勞己所先事唯急病元年始
去人貲計丁為布在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錦之飾
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圓案所陳不過三盞蓋以儉先四
海也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名見於前殿親勗政道
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為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畯為
晉安太守溉等居官並以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

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於是山陰令邱仲孚有異績以為長沙内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為宣城太守剖符為吏者往往承風焉斯亦近代奬勸之方也前史各立循吏傳序其德美今並掇採其事以備此篇云

申怙字公休魏郡魏人宋武帝平廣固怙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晉並幹用見知武帝踐祚拜太中大夫宣元嘉初歷兗青二州刺史怙兄謨與朱脩之守滑臺魏

克滑臺見鹵後得還為竟陵太守怙初為驃騎劉道憐長兼行參軍宋受命辟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年不請休急歷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績又為北譙梁二郡大守郡境邊接任榛屢被寇抄怙到任密知賊來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擒殄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諸軍事太山太守咸惠兼著吏民便之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怙為冀州刺史加督明年加濟南太守孝武踐祚為青州刺史尋加督

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彫弊怙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後拜豫州刺史以疾徵還道卒死之日家無遺財永子坦孝建初為太子右衛率徐州刺史大明元年魏攻兗州孝武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兗州魏軍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民令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帝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棄市羣臣為請莫得將

行刑始與公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為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帝乃原生命繫尚方尋被宥復為驍騎將軍疾卒

杜慧慶

資治通鑑作慧度

交阯朱鳶人本屬京兆曾祖元為寧浦太守遂居交阯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為日南九德交阯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滕遯之當

至分遣二子斷遏水陸津要瑗收衆斬遜州境獲寧
宋書曰遜之在州十餘年與林邑累相攻伐及北還
林邑王范胡達圍州城時遜之去遠瑗與第三子玄
之悉力固守多設權策累戰大敗之追討于九真日
南連捷明達走還林邑
後為交州刺史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
六年卒年八十四贈右將軍慧慶瑗第五子
宋書曰瑗卒府州綱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曠職共推

慧慶行府州事辭不就

七年除交州刺史詔書未到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慶乃率文武六千人拒循於石碕破之循雖破餘黨皆習兵事李遜子孫李弈移李脫等皆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弈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弈等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三軍入城乃食慧慶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步軍夾兩岸射之循衆艦俱燃一時散潰循中矢

赴水死斬循及父暇并循二子並傳首建鄴封慧慶龍編縣侯武帝踐祚進號輔國將軍其年南討林邑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攸奉表獻捷慧慶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荒民飢則以私祿振給為政纖密有如居家由是威惠霑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卒追贈左將軍以慧慶長子弘文為振遠將軍交州刺史初武帝北征關洛慧慶板弘文行九真太

守乃繼父為刺史亦以寬和得衆襲爵龍編侯元嘉四年文帝以廷尉王徽為交州刺史弘文被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以報所荷况親被徵命而可晏然乎弘文母阮年老見弘文與疾就路不忍别與到廣州遂卒臨死遣弟弘猷詣建鄴朝廷甚哀之

宋有房法乘齊有李叔獻皆交州刺史　冊府元龜曰房法乘刺史交州屬疾不理事專好讀書長史伏

登之擅權改易將吏法乘聞而大怒繫登之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囚于别室法乘復就登之求書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懼動疾况讀書乎遂不與乃啟法乘心疾不任事孝武以登之為刺史法乘還至嶺卒又曰交阯李叔獻據交州遣使求刺史詔南海太守沈煥刺史交州以叔獻為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及齊受禪乃以叔獻刺史交州就安

慰之方受命繼而斷割外國貢獻稀少武帝以司農劉楷為交州刺史發兵征之叔獻遣使求申數年貢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眊帝不允叔獻懼為楷襲間道自湘州還朝　愚按交阯恃其險遠屢干朝命它年自國稱王皆見端於此故附録焉

孝建中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為豫州刺史和之先歷始興太守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每出獵猛虎伏不敢起

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父普驃騎諮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除服蔬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為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時王弘為江州雅相知重引為車騎從事中郎

宋書曰元嘉九年還臨川內史以南土卑濕母年老非宜不就

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至郡少時母

亡葬畢不勝憂卒時郡田禄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禄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禄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禄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

南史後作前誤今從宋書

初發都親故或以餽物贈别得便緘録後歸悉還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閤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侮暗室

前後所涖官皆有風政為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

元嘉初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内史魏恭子廉惜修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為政寬濟遺詠在人前䲖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人思其政故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于後各被褒賜

甄法崇中山人父臣位少府卿以清閑法崇宋永初中
為江陵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時南平繆士通為江南
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廳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
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
令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授為辭因遜謝
下席而法崇為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歎美
之法崇孫彬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
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

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撞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執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布衣時聞之及踐祚以西昌侯藻為益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錄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誡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及在蜀藻禮之甚厚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美

姿儀仕宋為武康令遷山陰令並有能名二縣皆謂之
傳聖賜爵新亭侯元嶽中遷尚書左丞母喪鄰家失火
延燒琰屋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
間已被烟焰齊高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高山
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挂團絲於柱鞭
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
以食雞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
神明無敢為偷琰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譜

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中還益州刺史自縣還州近
世罕有齊建元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中為廬
陵王子卿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荆州事卒琰喪西還
有詔出臨哭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劉聞慰晉平
太守邱仲起長城縣令何敬叔故鄣縣令邱寂之皆有
能名而不及琰也沈字彥流東海人歷錢唐山陰秣陵
令南平長沙太守清廉戒慎身恒居禄而居處日貧死
之日無宅可憩故吏為營柩聞慰自有傳仲起見沈憲

傅敬叔見子思澄傅寂之字德玄吳興烏程人年十七為州西曹兼直主簿剌史王彧行夜還前驅已至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彧方於車中為教然後開彧歎曰不意郅君章近在閤下即轉為主簿在縣專以廉潔御下時丹徒縣令沈嶷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真不可為政當處季孟間嶷之吳興武康人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帝名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

獲罪帝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帝曰要人為誰嶷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嶷之雖危言帝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民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又有汝南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民為買棺齊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車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恤乃救

不給贈賻琰子翽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大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凝滯欲不理得乎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為天下第一終於司農卿後翽又代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

第一策也翊天監中為建康令復有能名位驃騎諮議
子岐字景平仕梁起家南康王續左常侍後兼尚書金
部郎毋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復除如新
令縣民有因鬬相毆而死死家訴郡郡録其仇人考掠
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令脫械以和言問
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
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岐曰若其負信縣令當
坐竟如期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民無

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至都累遷安西中記室兼中書通事舍人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岐接對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岐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貞陽侯蕭淵明伐彭城兵敗囚魏三年淵明遣使還述魏欲通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靜寇息民於事為便議者並然之岐獨曰高澄既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

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墮其
計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
弱和不可許异等固執帝遂從之及遣使景果有此疑
遂舉兵入寇請誅朱异三年還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
侯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當解圍還
鎮敕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名宣城王大器出送岐
固執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宜許之乃遣石城公大款送
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冀得解圍岐獨言於衆

曰賊舉兵為逆豈有求和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詔以岐勤勞封南豐縣侯固辭不受宫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父望之早卒祖父賚中疾橘樹冬熟子孫競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宋元嘉中為湘東王彧國常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藩國舊恩意遇甚厚累遷通直散騎侍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史

風起方面輒先啟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敕
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直內省有異先啟以相檢察帝
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欲起
十層而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
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
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
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失色帝
大怒使人驅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復

名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
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碁臣
抗不能斷帝終以為信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
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
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尤好逐夷以銀鉢盛
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竒味卿
頗足否景文答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
食逐夷積多胷腹痞脹氣將絶左右啟飲數升酢酒乃

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效夫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絶愿以侍疾久轉正員郎出為晉安太守在郡不是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蛇膽可為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見愿往就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為郡與

朝士書曰此郡丞虞公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
事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淵嘗詣愿愿不在見其
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袠歎曰虞君清至於此令人掃
地拂牀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為上虞令卒
愿從省步出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
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
流涕建元元年年卒愿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
篇

王洪軌上谷人宋太始中魏克青州洪範得別駕清河崔祖歎女仍以為妻祖歎女說洪軌南歸宋桂陽王休範之難隨齊高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齊高曰我自有楯卿可自防答曰天下無洪軌何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齊高賞之後為晉壽太守多昧贓賄為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鄴齊高輔政引為腹心建武初為青冀二州刺史悔為晉壽時貨賕所敗更勵清節先是青州資魚鹽之貨或彊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部下交

以祈利益洪軌至一皆斷之啟求侵魏得黄郭鹽倉等數戍後遇敗死傷塗地深自咎責乃於謝禄山南除地廣設茵席殺三牲招戰亡者魂祭之人人呼名躬自沃酹仍慟哭不自勝因發病亡洪軌既北人而有清正名州人呼為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

史糾曰洪軌起家初政以貪墨致敗後即改絃遷稱良吏史官實甚譬如失節之婦悔其心蕩從事整束徒勤晚蓋遂許為十年不字吾未見其可　愚按此

史官與人為善不逺而復之義故不改

永明中有江夏李珪之位尚書右丞兼都水使者歷職稱為清能後兼少府卒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起兵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為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左丞殷瀰瀰與語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為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

孚恃勢傲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強子良甚相知賞家事皆委瑀子良甍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遥光嘗使送人丁速而無怨遥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為乃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為艱明帝使瑀行修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書佐歸訴遥光遥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帝使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

善之爲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懽悅頃之成林去官還都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梁武起兵圍郢城瑀說伯之迎梁武伯之泣曰余子在都瑀曰不然人情恟恟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降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爲梁武說之梁武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即位雲深薦瑀自既陽令擢兼尚書右丞

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言瑀催督運輸軍國獲濟帝以為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幹帝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為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訴無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階下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廕厚自封植民甚患之瑀名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自別瑀怒曰汝等下

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屩麤布侍立約日足有蹉跌輙加榜捶瑀微時嘗至此鬻瓦罌為富人所辱故因報焉士庶駭怨瑀廉潔自守故得行其意後為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仍為信威蕭頴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倔強每忤頴達頴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頴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為人所殺時皆疑頴達害之也子績累訟之頴達尋

卒事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顔彦吳郡錢塘人幼好學從餘杭
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曰此子必為王者師齊
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幼時齊高引述曾為之師友起
家宋晉熙王裒國侍郎齊初遷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
令述曾為人謇諤在官多所諫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
亦弗罪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為周舍太子左衛率沈約
亦以述曾方汲黯齊明帝即位為永嘉太守為政清平

不尚威猛吏俗便之所部横陽縣山谷嶮峻為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曽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户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民安業勵志清白不受饋遺帝下詔襃美徵為遊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

梁書曰始之郡不將家屬及還吏無荷擔者民無老少皆出拜辭號哭聞數十里

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梁武帝踐祚乃輕行詣闕仍辭還帝下詔褒美以為太中大夫述曾生平所得俸禄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以天監八年卒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後有吳興邱施亦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劵帖當時以比述曾位至臺郎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仕宋為句容令清慎強記縣號神明宋明帝

以為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諭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俸秩出吏民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恩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累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建平王景素有異謀患謙強直託事遣使至都然後稱兵及建平遇害還左軍將軍齊初為錢塘令治繁以簡獄無繫囚及去

官士民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絲帛送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輙無私宅借官空車廐居焉永明初為江夏太守坐被代輙去郡繫尚方頃之免為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為立脊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輙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梁天監六年為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強力為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虎暴謙至絶迹及去官之夜虎即害居民謙為郡縣常勤勤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鄰境九年以老徵

為光祿大夫及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
職自劾帝笑之曰朕當使卿智不使卿力四十年詔加
優秩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
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蘧篨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
日無幬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之年逾九十強
壯如五六十者每朝會輒先衆至公門力於仁義行已
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嘗病寄謙謙行出還問起居靈慶
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其妻有彭城劉融

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廳事受之及融
卒以禮殯葬衆咸服其行義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
寸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臨終遺命諸子曰吾少無
人間意故自不求聞達而仕歷三代官成兩朝如我資
名或蒙贈謚自公禮耳氣絶即以幅巾就葬每存儉率
比見轜車過精非吾志也士安束以蘧蒢王孫倮入后
地雖匹夫節取於人情未允今使棺足周身壙足容柩
旒書爵里無曰不然旒表命數差可停息直僦轜牀裝

之以藴以常所乘者為䰟車他無所用第二子貞巧乃織細蕟裝轎以筏為鈴佩雖素而華帝為舉哀甚悼惜之從子廉字思約父奉伯位淮南太守廉便辟巧官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中書舍人黃睦之等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為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為屐謎以喻廉曰刺鼻不

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
恥辱以取名位然處官平直以善政稱武帝嘗曰東莞
二孫謙廉而已
何遠字義方東海郯人父慧矩齊尚書郎遠仕齊為奉
朝請豫崔慧景事慧景敗亡乃抵尚書令蕭懿懿深保
匿之會赦出頃之懿遭難子弟皆潛伏遠求得懿弟融
藏之既發覺遠踰垣免融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遂亡
渡江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欲同義舉肅不能用

乃求迎梁武肅遣兵援送梁武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
破家報德未易及也武帝踐祚以奉迎勲封廣興男為
後軍鄱陽王恢録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
知無不為恢亦推心仗之恩寄甚密遷武昌太守遠本
倜儻尚輕俠至是折節為吏杜絶交游饋遺秋毫無所
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
水不取錢者則輦水還之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偽而
能委曲用意車服尤弊素𥎊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

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然性剛嚴吏民多以細事受鞭罰遂為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測遠度已無贓就測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後為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民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皆盛供帳以待至武康獨設糗水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别彬戲曰卿禮過陸納不為古人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

理復著名迹朞年還樹功將軍始興內史時泉陵侯郎
為桂州緣道多劫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好
開途巷修葺牆屋民居市里城隍廐庫所過若營家田
秩俸錢皆無所取歲暮擇民尤貧者免其租調以此為
常然聽訟猶人不能過絕而性果斷人畏而惜之所至
皆生為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荅焉後歷給事黄門
侍郎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遠
處職疾強富如仇讎視貧細如子弟特為豪右畏憚在

東陽歲餘復為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遂性耿介無私曲
居人間每絕請謁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
嘗以顏色下人是以多為俗士所疾然清公實天下第
一所居數郡雖見可欲終不變心妻子飢寒如下貧者
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多之其輕
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
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後卒
于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

郭祖深襄陽人梁武初起以客從後隨蔡道恭在司州及陷北還上書言境上事不見用選爲後軍行參軍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輿櫬詣闕上封事其畧曰大梁應運慈悲旣弘憲律如替各競奢侈貪穢遂生頗由陛下寵勳太過馭下太寬故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入多徑直弦者淪溺溝壑曲鉤者升進重沓飾口利辭競相推薦訥直守信坐見埋没勞深勳厚祿賞未均無功側入反加寵推昔宋人賣酒犬惡致酸陛下之犬

其甚矣哉臣聞民為國本食為民命推此而言農為急
務而郡縣苛暴不加勸奬年豐歲稔猶人有飢色設遇
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立五館行吟坐詠誦
聲溢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
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
豈可墜本勤末置邇効賒也今商旅轉繁游食轉衆耕
夫日少杼軸日空陛下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勤農桑
者擢以階級惰耕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人

足廉讓可生夫君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安國濟民小人志利損物圖已道民者害國小人也忠良者捍國君子也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尼則令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醫訴則湯熨散丸皆先自為也臣謂為國之本與療病類療病當去巫鬼尋華扁為國當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有勉捨說內則有雲旻雲旻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主慈臣恇息謀外甸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冤若賈

誼重生豈不慟哭臣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
社稷計重螻蟻命輕使臣言入身滅臣何所恨夫謀臣
良將何代蔑有貴知而用之耳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
載臣子之節諫爭是誰報事皆同而不和答問唯唯而
已入對則言聖旨神衷出論則云誰敢逆耳過實在下
而適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誡躬自引咎宰輔晏然曾無
謙退且百僚卿士尠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累金
積鏹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法者民之父母惠

者民之仇讎法嚴則人思善德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斂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伏願少察愚瞽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以為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多畜養女皆不貫民籍天下户口幾亡其半而僧尼非法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

已下皆使還俗附農罷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則法興俗盛國富民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民非復國有朝廷擢用勳舊為三陲州郡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為務江湘人尤受其弊自三關以外是處遭毒而此勳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揚徐之人逼以衆役多投其募利其貲財皆虛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遠役身歸鄉里又懼本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僑

户之興良由此故又梁興以來發民征役號為三五及投募將客主將無恩存卹失理多有物故輒刺判亡或有身殞戰場而名在叛目監符下討稱為逋叛録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合村皆空雖肆眚時降蕩滌惟始而監符猶下限以嚴程轉相督促臺使到州州又遣押使至郡州郡競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於是斂户課薦其筐篚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其百

里微欲矯俗則嚴科立至自是所在恣意貪利以事上官又請斷界首將生口入北及關津廢替須加糺擿又言廬陵王續年少不宜鎮襄陽左僕射王暕在喪被起為吳郡曽無辭讓其言深刻又請復郊四星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為豫章鍾陵令員外散騎常侍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為南津校尉以祖深為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嚴清刻由來王侯勢家出入南津不忌靈綱俠藏亡命祖深搜檢姦

惡不避強禦勳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綸太子詹事周捨贓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姥餉一早青瓜祖深報以疋帛後有富人効之以貨鞭而徇衆朝野憚之絕於干請所領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討逐越境追擒江中甞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仍令所親人先登不時進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近長江肅清

論曰善政於人猶良工於埴用功寡而成罷多漢世户

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之職外無橫擾勸賞威刑事多
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皆敷德
政以盡人和興義讓以存簡久故龔黃之化易以有成
降及晚代情僞繁起人減昔時務殷前世立績垂風難
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御此世之人令吏之良撫前代
之俗則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陽卧鎮如或可勉未必
今才陋古蓋化有醇薄者也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七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六　　南史七十七

隱逸上

陶潛　宗少文孫測　從弟彧之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顒

瞿法賜　雷次宗

郭希林　劉凝之

龔祈　朱百年

關康之辛普明　樓惠明

王素改入　漁父

褚伯玉　顧歡盧度

杜京產孔道徽　劉獻另見

蔡謫仙

易有君子之道四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岩蔽名愚谷斛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外别有風猷故堯封非有聖之人孔門謬鷄黍之容次則揚獨性高節重去就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若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

退不識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遁迹江湖藏名巖石斯並向時隱淪之徒歟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夸求其行事亦俗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陶潛字淵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曾孫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著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靜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

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輙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葢以自況時謂之實録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觧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

道濟饋以粱肉麾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叅軍謂親朋曰
聊欲絃歌為三徑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
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
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
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
秫五十畝種粳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
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
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
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
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
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弱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
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
顔倚南窗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
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
岫鳥倦飛而還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

來兮請息交而絶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夫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扁舟既窈窕以窮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徵為著作

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足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轝及至欣然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欵後為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潛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觧音聲而畜

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輙撫弄寄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輙設潜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潜逢其將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潜弱年薄宦不絜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熈以前明書晉氏年號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與子書以言志并為訓戒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事使

汝幼而饑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兹苦心良獨往往少來好書偶愛閑靖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窻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

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
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佗人尚爾况共父之
人哉頴州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
同居至於没齒濟北氾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
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景仰汝其慎哉為命子詩貽之
宋書載詩曰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為虞賓歷世垂
光御龍勤夏豕韋翼昌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紜戰
國漢漢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逸虬繞雲奔鯨駭

三復至教方能遺哀衡陽王義季為荆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為諮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懷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於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絶唯炳傳焉文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

宋書曰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臨川

王義慶辟為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元嘉二十
年炳卒時年六十九
孫測亦有祖風字敬微一字茂深世居江陵少静退不
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
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至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
地之利就能食人厚禄憂人重事乎齊驃騎豫章王嶷
徵為參軍不起測答府云何為謬傷海鳥横斤山木母
喪身負土植松栢嶷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曰性

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恋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
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
慕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
炳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宦在都知父此旨
便求禄還為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子
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齎老莊二書自隨子孫
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
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

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横施子嚮命駕造之測不見後子嚮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嚮不悦而退待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僑札圖以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絶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説刑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鎮遣别駕宗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

隔何以及此竟不荅建武二年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
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彰上坐卧對之又畫永
業佛影臺皆為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
三卷嘗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之亦好
山澤徵辟一無所就
南齊書曰宋末刺史武陵王辟贊府豫章王辟別駕
永明中與劉虯同徵為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為
諮議並不就

以壽終炳從父弟彧之字叔粲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炳而眞澹過之徵辟無所就宋元嘉初大使陸子眞觀採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草萊布衣少長壟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子眞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於家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岀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

弘深貴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為作衣服並與錢一萬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

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稼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為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日輒舉家感動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帝敕郡縣隨時資給卒年八十二子慧鈞修父業不就州辟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父粲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

尚愛好墳籍為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玆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載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方外遊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歸或怪其如此荅曰

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若何入吾郭淳之笑曰潜遊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户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為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子子熈先事在范曄傳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為顔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潛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

宋書曰續之常以身不可遺餘累宜絶遂終身不娶

劉毅鎮姑孰命為撫軍叅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

刺史每相詔情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遊常以嵇康高
士傳得出處之矣因為之注宋武北征世子居守迎續
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
薦之
宋書曰柳稱其思學鈎深心無近事性之所近榮華
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
宋武俄辟太尉掾不就及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
賜甚厚每曰真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踐祚復召之為

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秉輿降幸並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義辯析精奥稱為名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風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顒十六遭父憂幾於毁滅因此長抱羸患不父不仕復修其業父善琴書顒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

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
之聲不妄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顒制十五部顒又
制長弄一部皆傳于世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勃等
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荅綏恨而去桐
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
不給顒謂勃曰顒隨兄得閑非有心於語默兄今疾篤
無可營療顒當干祿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
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

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

莊周大旨著逍遥論禮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内衣

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為矯介衆論以此多之

宋國初建元嘉中徵並不就

宋書曰宋初徵為散騎侍郎元嘉中徵為國子博士

東宫初建徵太子中庶子又徵散騎常侍皆不就

衡陽王義季鎮京口王吏張邵與顒烟通迎止黄鵠山

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

游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游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日當宴戴公山下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顒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顒視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十八年卒無子景陽山成顒已

已亡矣帝嘆曰恨不得使戴顒覩之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曽祖湯祖莊父矯俱高尚不仕逃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為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

徵辟一無所就

宋書曰州辟主簿舉秀才右參軍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

後家人至石屋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迹幽深

宋書載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徵翟法賜補員
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迹廬山於今四世棲身幽巖人
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
獲慮致顛隕有傷盛化乃止

辛於巖石間不知年月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
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
宋書曰次宗本州辟從事員外散騎侍郎徵並不就

與子侄書曰吾少嬰羸患事鐘養疾為性好閑志棲物表雖在童穉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冠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夸内懷排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射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道理輔性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釁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

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㤿
𡸁將廹前塗幾何實遠想尚子五岳之舉進謝居室
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婚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
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暮年之攝養
玩歲月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矣
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為法
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
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揔監諸生時

國子學未立帝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使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

册府元龜曰四學並建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

車駕數幸次宗舘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舘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

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

就希林武昌人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

宋書曰希林世徵衛參軍元嘉初舉為著作佐郎後後又徵員外散騎侍郎皆不就

卒子蔑亦隱居不仕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父期公衡陽太

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辟召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屬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蒲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輙以施人為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輙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咲曰僕著已敗令家中覔新者贈君此人後於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元嘉中徵為秘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

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荅書頓首稱僕不脩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顒與衡陽王書内亦稱僕荆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餧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于衡山登高嶺絶人迹為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于衡山

龔祈字盎道武陵漢壽人從祖玄之父黎民並不應徵

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
楚偎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
宋書曰彭城王義康舉秀才除奉朝請臨川王義慶
舉為平西參軍又徵太子舍人皆不起
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
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若為業置樵
若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

知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若而去或遇寒雪樵若不售無以自資輙自榜舟送妻還孔氏待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繒采五三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理時為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顗友善顗亦嗜酒相得輙酣對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緜帛嘗寒時就顗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顗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顗曰緜定奇溫因流涕悲

慟顗亦為傷慼除太子舍人不就顏竣為東陽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為衣冠所重竣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山中八十七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鐸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

黃布帊席松葉枕一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
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
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為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
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筭妙盡其能徵就一無所就
元嘉中除武昌國中軍江夏王義恭廣陵王誕臨南
徐州辟為從事西曹俱不就
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為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
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時得篤病小差牽以迎

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閒日輒卧論文義
宋孝武即位遣大使陸子真廵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
加徵聘以潔風軌不見省康之情性約獨處一室希與
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齊
高為領軍時素好文學一時幕府中皆知名士尤慕康
之經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造禮論十卷齊
高帝深為賞愛之及崩遺詔以入玄宮康之以宋明帝
太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時又有河南辛普

明東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
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以帳施靈蚊
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螫僑居會稽會稽士子
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為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
荅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
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嶷為揚州徵為議曹從事不就
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害自
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

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宫苦延方至仍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囬之風安旬日閒唐寓之妖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謂有先覺齊武帝敕為立舘

王素字休業琅邪臨沂人晉尚書彬五世孫父元弘位平固令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隱居不仕宋孝建大明泰始終屢徵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蚿清長聽之使人不猒而形甚醜素乃為蚿賦自況卒年五十四

南史入之散傳然以素家貂蟬綿連而高尚如此尤

為矯挺故改入隱逸以此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大康孫緬為尋陽太守落日逍遥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漁父至神韻蕭洒垂綸長嘯緬甚異之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荅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覩先生有道者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黄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勞勢也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

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熈之美何晦用若是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㴋㴋相忘為樂貪餌吞鈎非夸非惠聊以忘憂遂攸然鼓而棹去緬亦有學義宋明帝甚知之

褚伯玉係吳郡錢塘人父邁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慾年十八父為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

郡信宿繞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兹而三却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蹔致不宜久覊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還策之日蹔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荅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

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倚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帝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為於館側立碑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家世寒賤父祖並

為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歡父既為農夫何其辨其為賦且不解何以止無乃父亦高人耶

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心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為書師從之受業同郡

顧顗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並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不仕乃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逺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輙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不講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户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黄老觧陰陽書為數術多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弒逆是其年月日也弟

子鮑靈綬門前有一體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歘印樹樹即枯死山陰多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訢求哀歘往村中為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黿鼉自入獄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歘歘曰家有何書荅曰唯孝經歘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後病者果愈人問其故荅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齊高輔政徵為揚州主簿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顧歘上表進政綱一卷

齊齊書載𡽪表曰臣聞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
新綈裘代進今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仄陋野無
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删撰老氏獻治綱
一卷臣志盡幽深無與勞勢自足雲霞不須禄養陛
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
時員外郎劉思効表陳讜言
南齊書載劉思効表曰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彫弊徵
賦增而天府貧兼軍儌屢興傷痍不復儲無半菽小

民敝嗷貴勢之流車服伎樂爭相奢麗亭池第宅競趨高華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損源尚末陛下宜發明詔布恩澤薄賦斂省徭役絶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不亦大哉又彭汴巢鴞梟青丘窟狐兎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編髪而慭生耆老看左袵而恥沒陛下宜仰答天人授鉞衛霍萬道俱前窮山蕩谷恒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何虜殘冦哉

優詔並稱美之歎東歸帝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
為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為散騎侍郎黯字長孺有隱操
與歡不就徵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四本歡曰蘭
石危而密宣國安而疎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總而
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辯之其塗則異何者同昧其本而
競談其末猶未識辰緯而意斷南北羣迷暗爭失得無
準情長則申意短則屈所以四本並通末能相塞夫中
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乃著三名論正

之

南齊書曰論甚工鍾會四本之流

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宋廣之並立論難與之往復而廣之才理尢精諳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塘人善清言初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

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
刼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
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
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
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
則反或和光明近或曜靈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不入
智周萬物故無物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
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羣夸之

服拏跽罄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
中夏之風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
貌易性絶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
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鳥
鳴在獸獸吼教華華言化夷夷語雖舟車均於致遠而
有州臨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
既均其法可換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
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絶宗

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貴者道也事之賤者俗也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為兩或混俗為一是牽異為同破同為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

之化切切法可進謙弱賒法可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辯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己優劣之分大略在兹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躍鳥聒何

足迹効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元粲託為道
人通公駮之其畧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
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
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三遶為虔不尚踞傲
為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
周三環而止令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
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
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

老治世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符合
之唱自由聽說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神為先
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
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荅曰
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
代懸數十若謂黄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
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又夸俗長跽法與華異之翹
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於前仲尼誡於後又佛起

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
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
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
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
非東華之道道非西夸之法魚鳥異川永不相關安得
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俗有
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
本請問所歸異在何許若以翦落為異則胥靡翦落矣

若以立像為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總稱非窮妙至名至名無名其有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為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為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澤法

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子良使
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
論大畧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
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絶於有境神化贍於無窮爲
萬物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强號爲
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
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
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

等級隨緣源導歸一歸一曰囬向向正即無邪邪觀即
道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
曠刧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
合億善遍脩修適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
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
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
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
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以虛

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驅馳佛道無二本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丈多不載歟口不辯善於著論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鷃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尅死

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尸
解仙化還葬舊墓木連理生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武
帝詔徵諸子撰徵文議三十卷又始興人盧度字孝章
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
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
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
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
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

明末以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父道鞠州從事善彈棊京產少恬靜閉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覬清剛有峻節一見為款交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東山開舍授學齊建元中武陵王曄為會稽齊高遺儒士劉瓛入東為曄講瓛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今臺尚也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為瓛生徒下食孔稚珪周顒謝瀹並

致書通殷勤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徵為奉朝請不至聚徒教授於會稽日門山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為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卒

孔道徽會稽山陰人守志業不仕與杜京產友善道徽父佑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曾有鹿

中箭來投祐祐為之養創愈方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右之遺德也道徽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嶷為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道徽兄子總有操行遇饑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子良侍郎竟不至

蔡謫仙寓會稽鐘山不知名齊永明時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謫仙不知所

終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七